

·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

商州： 说不尽的故事

贾平凹著

3



商州：说不尽的故事

第三卷

贾平凹 著

华夏出版社

1995年·北京

Comet



作者像(1994年4月) 宋丛敏摄

出版说明

贾平凹在本书序言中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

至少到目前为止，贾平凹作品的精华，几乎全都以商州作为背景。商州对于贾平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作为一个载体，负载着历史发展的重担，同时也负载着贾平凹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之舟。贾平凹用自己的创作不但在完成着对这个世界的刻划与描写，同时也在完成着作为一个负有写作使命的人的全面塑造。

贾平凹在商州系列作品中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在新时期文学，甚至在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中，都占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位置。他在国际国内的获奖作品，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个作品系列。商州系列作品完美地体现了贾平凹幽柔、恬淡、睿智、旷远的艺术风格，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将依据自身的魅力长久地吸引着人们。

我们将这些艺术精品以四卷本的规模奉献给读

者，实际上是想提供一个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的完整读本，以便于集中阅读和欣赏。我们期望读者徜徉其中，在令人陶醉的阅读中，充分体味高品位艺术品的辉煌。

贾平凹极为珍重本书的出版，不但亲自选定了篇目，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此，我们谨表谢忱。我们还要对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有关人士表示深深的感谢。

1994年10月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贾平凹唯一以商州作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商州》，这部作品对历史发展趋向的把握和对生活的深入准确的描写与刻划，都让人不能不为之侧目。其它诸如《故里》、《佛关》、《二月杏》等，亦是商州系列作品的重要篇什。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是华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中国当代作家佳作丛书。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力图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和最新发展趋势,并在题材、内容、风格、表现手法上体现出无限的丰富性。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着眼于有影响的文学大家,同时也热情地欢迎有实力的文学新人跻身其中。

目 录

商 州.....	(1)
故 里.....	(241)
远山野情.....	(306)
佛 关.....	(344)
二月杏.....	(409)
王满堂.....	(450)
满月儿.....	(456)
歌 恋.....	(468)
马 角.....	(490)
地 震.....	(514)
美好的侏人.....	(525)
夏家老太.....	(533)

商 州

第一单元

1

有这样一个后生，性情乖觉，不愿披露名姓，但祖籍商州，诞生于鼠年，属十二相之首，相推则为金命。商州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接壤交错地面，人有南北特点，秀中有骨，雄中存韵；这后生五官还好，身長却一米六二，以当今女人选婿标准，只能是“半残废”角色。他不安分得厉害，好文，亦好武术，是太极八卦掌一类，功于内而不张牙舞爪

于外。因此，其文其武其言，似乎与其人不能一统。这是未久处谙熟之缘故。他更有一秉性，极喜游览新境，考察种种奇域异地风物习俗。这种秉性很早就产生，以至在“人之初”期间，便涉足了老家周围的大小村镇。可惜商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他没能走出山川河道。河是丹江河，发源于甚地，归宿于何处，他是不甚了了，但见江两边大山，铁一样的黑脊，一座接着一座，恰又被其中的无数小河分割成段落。他便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山与水的构成。河的两岸上，山是极想亲恋，河却冷冷，碧水长流；南北群山又极欲姻联，丹江又从中隔绝。于是形成万山众壑一起向河的方向奔趋，临于河岸，便突然绝望，岸上之崖就显出因为惯性而立足不稳的前倾，看得见那山的构造线如裁开的树木质纹一般。在读小学课本的时候，他就常常注目于这山的阅读，读得有滋有味，当知道了王母娘娘以簪划天河隔断织女牛郎的神话后，对任何河流就愈发认定是无情物了。

当日这个世界还比较平和，虽然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但河南的水灾已消，邢台的地震也归于安静；即使外边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之灾，这商州却风气坦然。此地去陕西省城三百六十多里，居四山中，众妙悉备，庄严，清静；地低温和，有杂草奇木，土产林果；引水灌田，又丰稻麦，盛菽豆；毛驴数头驮粪负筐山上，无人控御，自知往来。山地有山地之趣，乡人有乡人之乐。这后生也便常到南山或者北山去砍柴，一走三十里四十里，这倒不是仅仅为了生计，而是满足一颗好奇之心。当他爬到最高的小天竺山顶，心胸为之一振：世界原来竟像一个偌大的牛的百页，一轮太阳就在那折皱里跳跃。他不会写诗，那一次却诗意充溢心脾，激动得脱了衣服，在那山空的五彩光圈里看见了自己的身影，高兴得大喊大叫。当然，这种叫喊在这个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犹如花园里一只蜜蜂的几声

嗡嗡。他返回的时候，柴砍得很少，因此落下了娘的埋怨。娘并不是他的生母，父亲命硬，先后死掉了两个老婆，这位第三续弦者一向待他刻薄，总逼着他去割草砍柴采橡子捡毛栗，干粮是二道面的黑饼，甚至是一手巾包的熟洋芋。他在山上劳作前，那干粮便和背篓放在一棵树下，然后满崖上爬动，日过午后，负重而归，乌鸦就偷吃了他的干粮。他只好忍饥驮了背篓回来，在仄仄斜斜的石砭道上作匆匆行。愈是负重，愈要匆匆，因为山阴道上有固定的歇息处，他必须咬紧牙关赶到那里。这种艰辛近乎于残酷，但又陶冶和膨胀了他的意志和力。每每到家，柴在院子里放了，继母却要嘟囔：“饭不比别人吃得少，柴就砍得这么一点呀！”他气愤，却报复不了。也就在后来，他们家从后沟移居到长坪公路边上，公路上常来往大车小车，还有自行车。也就在他那一次爬上小天竺山顶回来之后，继母又在诉说他的无能，他将这位一肚子下水和狠毒的女人叫出门来，指着公路上骑自行车悠然而过的妇女说：“娘，我是不如隔壁人家砍的柴多，可你却怎么不去骑车子呢？”继母无言可对。

他报复了继母，获得了满心满怀的快活，就十分感激起门前的长坪公路。公路为什么叫长坪，村里人讲，它始于省城长安，终于河南西坪，是一条疏通关中和豫西的唯一官道。以后，他就在官道上见识了许许多多异地之人，最使他惊羨的自然是一些省城“洋人”。村里见过世面的长者都在说：省城是了不得的地方，城的周围渭河、灞河、铲河，镐、沮、泾、曲八水绕流，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城街为井字，其平整洁净，随便拣一块都可以和这里最好的打麦场一样。有一座大雁塔，是《西游记》里唐僧读书的经堂，一共七层，爬上去，北可以看见渭水素波，南可以观望终南积雪；暮色里钟音敲响，如潮声一般，令人肃穆森严。城中有钟楼，金碧辉煌，相传楼下是海眼，是

此楼镇压了海龙保守了省城风水。而且说到省城之人，皆住空中楼阁，穿皮鞋毛呢，食牛奶面包，可以听各种韶乐，看砖头厚的书本。这种都市的诱惑，极合了他不安分的心境，甚至使他从此废寝忘食，荒嬉了课业。于是他大胆去接触那些“洋人”，他们乘坐的汽车常常在这里要停下来，或者去茅坑里解手，或者在沿路两旁的小贩摊上买三只花翎子死山鸡，两只缩头硬背的甲鱼，或者黄鳝，兔子，鸡蛋，核桃，柿饼，软枣叶泡制的凉粉。他目睹了这些人的荣容丰采，甚至在人家问他一句话的时候，他可以连续回答十句二十句，虽然这些人对于他是不屑一顾，处处流露出优越神情和倨傲态度，但他仍不失其崇敬之心，以致厕身其间，只感觉到一种自惭形秽的难堪罢了。在学校放学之后，在田地劳作之余，他往往怀着那么渴慕的心情在长坪公路上踟蹰，凝视着一辆辆从省城而来的汽车，和一群群搭车去省城的人们，并在想象之中自己也随风飘越过千山万岭，到了那文明的世界。

这种向往竟然获得了实现。前边已经说过，他是能文能武的，他在十九岁那年终于走出了商州，到了省城在那里的一座学校里学习了三年，三年之后，又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八年的省城生活，他的见识多起来，思想也趋渐成熟。但是，他却意想不到地慢慢产生出一种厌烦，感到生活得太累，时不时脑子里横翻出商州山地的野情野味的童年。

这座省城，最炫耀于世的是保留着完整无缺的明代城墙，东西南北四大城楼威武壮观，虽然没有了铁皮铜泡包镶的城门和吊桥，但冬夏春秋门洞飕飕凉风，使经过者无不为之动容。城北的广漠上十八帝帝王皇陵，及王公伯爵文臣武将的墓堆，积土石平地崛起，使本地人得以列宗列祖曾受命于天的历史而得意忘形，和使外地人来到这块皇天之下、后土之上而惊目咋舌。

但是，这黄龙赤凤的风水宝地，反映在这位后生的心上，并没有“皇恩浩荡”的幸福，却感觉到城墙有如商州的四山周匝的沉闷，以至当他参观所有皇陵时隐隐感觉到一种滞凝气息，尤其每每置身汉大将军霍去病墓前的石马群雕中，就激动不已，也惶恐至极：古人崇尚的是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却提倡秦川孺牛的忍辱温顺。更不能容忍的是一座城市竟所有商石虎店大部分出售各类化妆用品，所有的货物装潢一倍两倍地大于物质本身，所有的背街十字口一溜一片的鸟笼里取悦声色的飞禽，他就要气喘咻咻地逃回他的住屋。他是居住在高高的七层大楼上，房间的总面积是三十六点七平方米，门有五个，大门一闭，这三十六点七就属于了他，可以当主席，也可以当百姓。第五个门是后门，一推开就可以极目远眺，往下却使头晕眼花，像是住在树上的鸟巢里。当然有一个凉台，这算作是院落，可以在七七四十九个花盆里种植花草，构设山水。他已经知道世界是无其不大，但这如同一只鸟儿可以遨游宇宙，歇息下来，却只占居一个树枝；凉台就是他的大自然。吃水是方便的，厨房里龙头一拧，水便要哗哗流出，但水是漂过了白粉，其中可能没了细菌，却也没了甘甜，只有以茶遮味。他不曾到隔壁家去串门，甚至不知那人家姓甚名谁，因为人家也不曾到他家来走动，亦不知道他姓赵钱还是孙李。他也整月整月不往大街上去，街道上总是人头攒拥，步行艰难，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注意谁，只是看十字路口的红绿指示灯：红灯亮了，停止；绿灯亮了，通行。偶尔车辆相碰，发生语言交流，却是一种不共戴天的咒骂，且立即会集涌来围观者，一人引动二人，二人引动四人，四人引动八人，而后二十人，五十人，结果街巷堵塞。这位后生曾在曲艺剧场看过一个独角戏，说的是一位外地的结巴人到了城里，不知路程，拉住一个人结结巴巴地打问，但被问者却一语

不发，过后人问为什么不回答，那人一张口却也是个结巴，说是他不能回答，因为一回答，问路者还以为是学他哩。剧场观众捧腹大笑，这后生心里却疼，觉得城市人与人的关系极像是两个哑巴生人相遇一样隔膜。更使他头痛的，是在他的单位，一沓一沓收来和发出的公文，公文上是各个部门按上的一个一个图章，和负责人书写得十分流利的朱色圆圈。几案上的电话在拼命嘶鸣，五分钟一次，三分钟一次。没完没了的会议，香烟的销售量越来越大，茶杯里的茶垢愈积愈厚。一次一次的报告，一次一次的检讨，开头，结尾，起承转合，成了老少皆知的格式。上班，下班，下班，上班，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位后生便想到公园去了，公园的面积不能说不大，但自然都是人造的，草木修剪，台石雕琢，且人又太多，本来是为安静，反倒同大街上一样热闹。不同的是笼罩了一片情味，这情味却外露和放荡，便又失去了情味的脉脉。当狼虫虎豹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围观的时候，野物的兽性，使围观的人却暴露了人性之外的动物属性，少男少女们就可以当众拥抱，一个甜蜜的啃，竟使众多的人皮起栗色。

不知何时，他甚至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文人的可悲。文人本应是灵魂的工程师，于世不能缺少，亦不能过多，但据说报刊编辑部每天的来稿竟要装几大麻袋，必须雇两个临时工专门用剪刀剪信封。几乎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问爱好，答曰便是“搞创作”。年轻人热于艺文，务虚不务实，此风并不是好事，况且极尽生编硬造，区区一个城市，这么点生活，这么多文人，犹如一个杯子里装一把黄土，却养百十条蚯蚓，岂不是你要吃了我，我要吃了你？于是，这位商州后生，就思念起商州山地，想起那连绵不绝的群山众岭，想起那明月之下的丹江流水。甚至

觉得那吃过他砍柴干粮的乌鸦可爱，那待他苛刻的继母可怜。他读过一本书，上边说：这是一种生活的反思。他读书从不求甚解，只觉得回忆商州是一种享受。他也十分清楚地明白，世界的发展趋势应是城市化，商业金融化，而中国正处于振兴年代，改造和摒弃了保护落后的经济而求以均衡的政策，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发展商业及金融，政策是英明的。但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它有它的历史传统，它有它的道德观念，而往往以道德代替法制，势必又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来的。以此深思，他慢慢竟产生出一种哲学提问：商州和省城相比，一个是所谓的落后，一个是所谓的文明，那么，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还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衍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体解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他回答不了，脑子里一片混乱，只直觉感到在这“文明”的省城应该注入商州地面上的一种力，或许可以称作是“野蛮”的一种东西吧。

这一想法愈来愈驱使他，他便规定自己着眼考察和研究他的诞生之地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想动笔写一本商州的民族学和商州的风俗学。但这项工作谈何容易！在他从商州山中走向陕西省城，他仅仅熟悉方圆百十里的地面，只好在单位告假，走遍商州的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实际的进行考察。这样，就得到了一张商州地图，面对着地图，他才惊悟到这块土地的广大和复杂！商州为专区，一市七县，市是商州市，居于商县地面，东是丹凤，商南，北是洛南，南是山阳，西是镇安，柞水，势如七斗勺星。县与县长短不一，宽窄各异，且区域犬牙相错，常发生一个村落为两县分治，甚至有的人家屋建立一县，院子建立一县，便有了一鸡唱三县的奇谈美誉。而使这位

后生惊异的是，原来从中原到关中，并不是长坪公路这唯一官道，而在北面，商州与关中平原交界之处的西岳华山脚下也仍有一个通道，称作洛华路的。洛华路，始于关中的华阴，一百八十里路到洛南。洛南往南行一百二十里，便到商县，归于长坪公路了。这一新的发现，使他喜之不尽。以往他从商州往省城，从省城返商州一直走的是由东向西的长坪路，沿的是由西向东的丹江河，对那依河上下，沿路左右，认得每一处的县城，村镇，但对于洛华甬道则处于茫然，知识甚至等于零。

“我便要从这里走一趟商州了！”

离开商州，已经八年。八年里，正是中国的社会处于一千九百七十年末，和一千九百八十年始，末始交替，也正是农村新的经济体系调整、改革的过渡期。一路搭车走陇海线，经灞桥，临潼，零口，渭南，赤水，莲花寺，华县，罗敷，桃下，到华阴，处处村镇井然，市场繁荣，而偏僻的闭塞的商州将又是什么个模样在等待他呢？

后生想，这种等待似乎庄严而伟大，一边是山，森林，是赫赫洪洪荒荒的太阳，这是一块古土，古自五行八卦以前，古自汉时云秦时月战国的鼓声以前；一边是他，是在省城闹市，是人和人工建造的莲湖，假山，楼，机器结合的四堵城墙内的地方的他。八年里，是二千九百二十天的乡愁，他的魂魄，已经化成了一只雕鹰，向着商州的山地扑去。

2

夏天的中伏，太阳像膨胀了许多，长久地在头顶上辉煌，直至天已经黑下来，热气还不肯退去。巩一胜坐在沙滩上，呼哧呼哧喘气，他是个胖子，人还不到四十，肚子却凸了起来；虽

然刚刚从水里爬出，肚皮子上就又出现了一道一道的汗，月光下像是无数蠕动的蚯蚓。沙滩过去的岸上，槐树，药树，皂角树，虬虬蠕蠕；野生的杂木一人多高就肆意横生，养成无拘无束的懒散，以至酸枣棘，黄拉木条子，狼牙刺梅，还有黄蒿，三楞草，就势长上来，和这些树股相绞相缠。刚才还看得清楚，渐渐就黝黑，月亮泛上，又似乎是一种青蓝的幽色，望一眼就毛骨悚然，疑心有鬼魅出没。岸的这边，是一片杨树林子，这是整个河滩最伟岸的材料，无人修剪，高大的主杆从底部就丛生了细枝，一株一株，直立的斜倾的，像是南方的瘦瘦的木塔。落叶，腐草，以及沙石洼中的死水滩里的烂鱼，烂虾，还有浅水边的石头下，水退之后早死的螃蟹，蜉蝣，经太阳曝晒了一天，散发出热腾腾的臭气，一股一股冲了过来。巩一胜有些不耐烦了，拖着很重的鼻音，冲着河面喊：

“顺子，出来！什么时候了，还泡不够吗？河里有淹死鬼，他要托生，就会拉你去顶替呢！”

河面上并没有人的响动，流逝的只是月光一样的水，和水一样的月光，呜呜溅溅。顺子只将脑袋探出水面，其实也不算脑袋，仅仅是一对眼睛和鼻子，像是一只河马。两只手在水下抱住了一块大石头，这便像是河里的船下了锚，身子就动也不动地浮漂在里面。

“急了？头儿！”顺子自看了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就将巩一胜叫头儿，叫一声，眼睛就一挤，立即一边的嘴角就皱上去。他的面皮似乎过大，包装脸的骨骼有了剩余，皮肉便可以做出许多滑稽有笑的表情。“反正已经是黑了，走到哪儿就算是哪儿，哪里不能睡呢，塞他娘的，咱这一趟可好，夜夜都在荒山林子里钻，局里那些干部怕是跳罢舞，接了老婆睡过一个翻身觉了！”